



天津交通銀行同
人俱樂部圖書室

左文襄公書牘卷二十二

起光緒五年己卯正月訖五月

目錄

與譚文卿中丞

與沈吉田觀察

答浙藩任筱元方伯

答楊石泉

與王若農

答史繩之廉訪

答楊石泉

答張朗齋

書牘目錄卷二十二

一

與崇峻峰方伯

答楊石泉

答劉峴莊制軍

與譚文卿

與劉毅齋銀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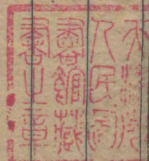
與楊石泉

與崇峻峰方伯

與朱茗生理卿

與楊石泉

答楊性農同年



答張朗齋

與譚文卿

與鄭小珊大司寇

與何小宋制軍

與崇峻峰方伯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答楊石泉

與崇峻峰方伯

與劉毅齋

與沈吉田

答朱茗生

與善厚齋將軍

答譚文卿中丞

與許筠庵學使

與劉毅齋

答西甯辦事大臣喜桂亭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答金和甫

與楊石泉

與何小宋制軍

答譚文卿

與喜桂亭

答王夔石少宗伯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與楊石泉

答楊石泉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答崇峻峰方伯

答楊石泉

書牘目錄卷二十二

三

與楊石泉

答譚文卿

答金和甫

答喜桂亭

答楊石泉

答楊石泉

答譚文卿

與譚文卿中丞己卯

密園地址距敝居不遠似亦與文正祠堂相近此間舊爲辛稼軒帥潭時練兵故地寨曰飛虎橋曰司馬因其遺蹟名之咸豐七八年間弟由柳莊移家長沙賃屋而居駱胡兩文忠釀金五百兩購得之雖近城市卻似山村種蔬數十畦養魚數百尾差足自給出山以後丁口漸增二兒乃拓地架屋侵圃地池塘圖廣其居而魚蔬之用不供矣上年詢二兒則此間新造屋宇甚多文正祠堂外各家甲第占地太廣弟舊居之前隔街李氏有屋求售約及老屋三之一以千金得之擬改爲一堂一宅堂可會賓友宅可利栖息擬爲退休之所將來以堂爲祠不必營造以宅儲書籍祭器及奏

書牘卷二十二

稿版片隙地植花木備庖廩但取粗具已足吾子若孫其永歌哭於斯乎 朝廷軫念勞臣逸之以老然後能畢餘年於此否則海上神仙窟宅可望不可卽祇畱作畫圖誇耳克庵宿恙忽劇遂至不起悲悼何言已於代遞遺疏摺內懇請優卹予諡此月內可奉批回瀕終惟以 主恩未報母養未終爲言其遺屬處分家事亦極明晰廉公有威清強有執一時無兩至其仕止遲速志在忠孝義合經權則古今臣子之鵠同時親老從戎者皆未逮也廿年同心一朝永訣傷心可知惟酸楚之餘有泣無泪則吾衰已甚行自悲也

與沈吉田觀察

寬兒計早到家在鄂時曾將三四兩兒信由若農觀察轉寄知舍
閒大小平安惟冢婦葬事尚未妥蓋待二兒歸也三兒謹厚有餘
四兒心地明白科試復忝高等本擬爲捐廩貢

來營時可免歲考

渠意在

考優亦且聽之近日習氣不佳子弟肯讀書務正畱意科名者卽
是門戶之託四兒似是英敏一流將來可冀成人弟意宜志其大
者遠者不僅早得科名也廉項六萬餘似上歲撥兌用去各項未
曾劃除

屬柳令開單送覽

若除去各項實無如許之多請再爲查明示知

弟前致若農擬以二萬兩買田四子各得一分每分五千兩此外
擬別置爵田爲襲爵當差者旅食之費餘以爲弟祠田祭田墓田
之需爵田專給宗子承爵者恪靖祠田祭田墓田均宜籌置除歲

書牘卷二十二

二

修祭祀拜埽及每歲應完錢糧外四子均分租息津貼家用見在
大舍姪世延負債甚多應爲清償須銀千兩內外了之約計數事
又非二萬兩置產不辦就見在廉餘籌算爲身家子孫計不過如
此至寒族應建總祠設義塾爲數頗鉅則尙有待也歸計遲早難
以預定養廉多寡不能預擬且此間用度亦時有緩急暫時存儲
曾中將來再作計較所籌四萬兩之數應由若農隨時兌撥尊處
劃存廉歸款弟卽致若農照辦并諭小兒遇有需用隨時函請若
農照發不必預領置產事非一時所能辦湘鄂一水可通成交兌
價隨時函知領銀固無不便耳

答浙藩任筱元方伯

浙江釐金減色弟亦微有所聞閣下履新以後自己洞見癥結愚以爲辦理釐務重在得人非廉幹肯耐勞怨者錯落布置其間難收實效若徒以變通章程爲事則法立弊生不獨無益已也去浙已久無可推舉惟希高明於此畱意弟自出山以來所歷皆灰燼之餘從新創造竊謂取民之制舍徵商別無籌策徵商以釐稅較爲妥便蓋物價自有貴賤釐金因之爲數甚微其於市價之貴賤無甚干涉民生日用所需釐稅必須薄取或竟與蠲除至絲茶大宗外纖細如銅錫箔等類亦可積微以成鉅但得曉事之人司之亦必有濟耳

答楊石泉

書牘卷二十二

三

尊農丁憂營務需才經理所兼帶之營亦需平時訓練以收實效尊處所帶人員初到生疏應由弟處酌派細思無如蘭洲者蘭洲才識穩練資望已深昨委總理營務軍士翕服與之縱譚時務及人才長短心源不隔見解亦超足覘近時閱歷之深進詣之邃也尊農本壯武嗣子當出繼時未曾聲敘明白但稱親子此時忽報丁生父憂必干部駁弟思承廕旣未引見所得官階尙未補缺此時降服奔喪本是遵制似可毋庸插敘此節致啟論端徒煩案牘其稟請咨湖南撫院行知本縣一層亦毋庸照辦一經咨行必致達部頗嫌蛇足也商之何如前路中營已撤前路後營亦可裁撤此外宜陸續議撤者以王仁和馬步各營爲先俟蘭洲接事

後斟酌請示辦理可耳田連考稟添步隊亦實因轄地紛雜舊爲川土匪蹤出沒之場守城駐卡難敷分布弟已批令添募制兵百名擬爲漸復制兵張本湖南茶客多是外行但知禁私而專其利不知茶色不齊欲強定一價已不能行又因滯銷賠息欲昂其值以居奇較私茶貴至三分之一民間不願食貴私茶得以暢銷何怪其然見在茶價漸高行銷已有起色古城一帶私販來源漸少本是轉機且看何如商販紛呶不足聽也克庵喪事一切弟於上臘廿一日廿二日已詳陳之大約開弔必在督署發引必由大門刻赴必候諭旨一定之局靈輻起程速則二月遲不過三月初今歲閏三月節候甚遲自皋蘭抵瀉山不愁炎暑耳一切費用均

由弟從寬籌備外以五千兩徑致其家交兩少君讀其遺屬有爲太夫人建百歲坊一條弟又擬以千金附致克庵諸弟可免屆時拊湊所以成克庵之志而慰厥弟之心也凡一切用費均應由弟廉項內開銷不損公款分文愚意不欲累亡友生前清德且總督養廉應分與幫辦義在則然頃據吉田來信廉項除劃出置產充弟私財外尚有贏餘儘敷克庵身後之需并非故作豪舉也雲仙蓴農戴星奔歸自無畱其護喪之理護喪以何兩畦唐海籌爲宜前面已詳其本人薪公應得外必宜籌給銀兩俾不致因護喪而挪動其本分克庵之姪亦須給以盤費百兩此外如劉時雨劉名友則營官被撤同行或資照料毋須另籌耳羅忠節公兩子弟均

見過彼時均不過十許歲後不復相聞兆升曾 賞舉人不知曾
赴禮部試否子弟以讀書爲業能通經史敦內行者上也工制舉
業不墜秀才家風者次之無論成材與否總不要濡染名流架式
貴介排場執袴習氣有一於此鮮不敗其家者矣兆升能在營讀
書兼通時事亦可爲忠節畱一讀書種子友朋之幸又昨見方氏
姪壻功涓來信云隨台從來蘭乃父夔卿宦囊經其次子花費淨
盡多行不義爲鄉鄰不齒功涓夫婦至無以爲生舍姪女上年亦
故功涓此來蓋奔走衣食耳可歎其家衰替之狀素無所聞且令
其在營讀書察其氣質何如閱世已久益信張文端讀書者不賤
守田者不貧兩語直傳家寶誥也

與王若農

克庵靈輻過鄂請閣下照前議撥銀五千兩交其世兄又撥銀千
兩爲太夫人九十六時建坊之用交厥弟五人收存以達克庵遺
意而慰諸弟之心惟委弁解送此兩款應否俟靈輻過鄂之後或
設法起解俾免意外之虞敬希卓酌近日人心最壞見財忘命者
多不可不慎也克庵與弟馳驅戎馬戰蹟最多其在陝撫任汰除
中飽刪減里差政蹟亦著生平剛明耐苦廉公有威不知者議其
刻薄寡恩而其處已處人并無二致石泉在長沙聞人言不能無
疑度隴以後始知其實不爲過其十五日已刻寄家遺屬閱之令
人敬憚鈔覽至親老從戎出處遲速尤非時輩所能及疏中所稱

志存忠孝義合經權兩語非溢美也

答史繩之廉訪

旌善回勇一案應將如何不符情節逐一由犯供內預爲聲敘明白乃免部中挑駁原詳飭令妥敘者以此頃閱續詳仍是依樣葫蘆於前批無甚體會雖於此案罪名出入輕重無關而部中藉故挑剔在所難免恐又成拖延之局請 敕部核議遵辦自立無過之地固是辦法然此案情節重大按律定議已奉 明旨應將故殺無辜多命律例無可比附聲明請 旨庶於案情辦法均無不合雖無專條可引而比附仍不外乎六殺足持理法之平刑部不能獨持異議也高明以爲何如

答楊石泉

書牘卷二十二

六

新正四日書到欣悉除日元日祥霽普徧統計全隴均同關內外積地分寸雖有不同而周三萬餘里同見三白則農祥有兆可預慶豐盈 國之福也汪君總理支應見其來牘知爲良才以其臨事而有靜氣也汪牧廷棟聽方伯酌委原無不可惟甯州開缺究因何故部中尙無明文非俟魏道查復不必遽委也魏道安詳練達一時之選弟知其能龍守錫慶見署甯夏道差堪與比陶子方之治秦州石本清之治階州程履豐之治靜甯州王鎮墉之治狄道皆有聲蹟周子巖之廉謹署鎮迪道楊大年之明幹署肅州鞏秦階之譚道志在有爲皆不易得者時局多艱安得四方豪俊翩然至止俾餘

生真見太平乎楊君杰弟不知其人既是貴門下自是不凡蘭洲
既委替蓐農施均甫又須赴朗齋軍門之招弟處營務需才可否
來酒泉相助出自尊裁蔣本艾請飭前來正相需也克庵身後一
切已詳前後各函中雲仙蓐農雨畦均以不收奠分爲是誠知克
庵之心者弟前函皖浙江西閩粵只散赴告喪而不受賻於赴尾
加戳註明至陝西爲克庵舊治之區官屬或有應致之情甘肅新
疆軍籌轉饋均受其經營挹注之惠亦實有未可忽然者似聽其
自致不必概辭何如至上臘十五日以後遺櫬歸里以前均由弟
割廉辦理不但無須動用賻布之餘卽公款亦不支銷分文則已
疊函詳達矣

答張朗齋

書牘卷二十二

七

承示庫車糧價民間并無希冀增給之心若議增給必致各城紛
紛求添翻礙大局凌道不曉事體專務違道干譽大率類此查該
道尙無稟件到營姑置勿論潘時策在庫局聲名不好已札撤入
關查辦喀庫局委員黃丙焜辦事尙好近聞頗有嗜酒之癖已戒
飭之吐魯番委員姜文錦於門牌票費均需索有據已飭雷道察
實稟覆此皆不容已者新復之區風氣不宜絲懈遇有聞見希卽
示知以憑參考爲荷

與崇峻峰方伯

平番甯夏均四字要缺應卽遴員請調惟應調各員如吳令恩柴

雖甚慝心而署高臺補古浪又請調要缺不出兩年之中頗嫌稠疊此外如張應周呂恕亦可去得稠疊相同餘均不能放心也就中挑選張珩平穩未知能否振作潘世篤尙知之不深應補人員吳瑩尙可張汝學劉子銑亦期勝任卽用如蔣其章已委署敦煌餘則尙待察看汪鳳述本可用甫以查拔罌粟不力撤任未便卽以請調希與繩之熟商見示至未經引 見人員則請調要缺必干部駁應毋庸議也

答楊石泉

上臘廿八日所發之摺倉卒執筆嗚咽不能成聲回思克庵事蹟尙多遺漏卽如幫辦福建軍務時曾繳截曠銀六萬餘兩歸後曾

書牘卷二十二

八

劃去未領卹銀二萬兩建楚軍忠義祠及金盆嶺饗堂以祀當時弁丁皆無文卷可查致未入疏雖在克庵爲小節實則將帥僅見之事又假歸養親本擬新秋因 諭旨必俟楊某到蘭始事交卸遂不敢復理前說此亦義合經權之一端視時賢之以患病養親爲言者異矣而疏中未能詳敘亦覺掩抑來書謂其至爲詳密愚衷則長此耿耿耳弟處營務見委許魏蔣三君會辦實則本皆生手袁君錫齡旣曾辦過營務請委其前來弟近來於營務處視同虛設亦苦食少事煩得良材勗勦甯非至願至所述中朝議論皆已前之事自遵 旨覆陳疏到 廷議允孚令其先實後名別無

異說

總署信尤爲推重

樞邸所密藏於心者部中疆吏又順之於外皆可

定爲永圖矣見催南北兩路速將丁糧款目清丈地畝釐稅章程彙齊造報斟酌損益便可得其大略若夫隨宜變通從而潤色固新疆督撫之事非衰朽所敢預擬耳甘肅兵制不分邊腹歷代因之專賴協款爲之接濟一旦中原多故自顧不遑隴干生機遂絕愚意不能足食必先去兵關外經理得宜劃清邊腹關內只河湟岷嶓爲邊甘涼安肅皆成腹地則制兵可減換防一事旣議永停喀什噶爾之布魯特塔爾巴哈臺之蒙兵伊犁之錫伯南北兩路之土著皆可參募烏魯木齊之皖北一軍有不敢回籍願於腴地下戶者亦可收令入伍其始仍畱客軍若干爲其鎮壓嗣則本籍增兵著伍而客軍可撤惟千把以上至副將必挑客軍之久經戰

書牘卷二十二

九

陣者充之定章外先畱客軍數年俟本地訓練有成再議裁撤庶額兵一律精強額設馬步邊重於腹重修堡障以重其險固數百年之利也關內土曠人稀回番雜處兵力固宜厚集然雍涼素稱勁兵處又皆產馬汰冗雜而挑精壯兵可得而精就水草而選良駿馬可得而練兵制以十成之七爲步戰守

各營官弁騎馬在外

其三爲

馬兵馬隊另立營起不與步隊相雜口糧較步從優馬乾草束徵之民間卽以抵餉餉可得而節額數旣減卽以所減之餉增給操練之軍所需各省協濟漸可減少前疏所稱三年五百萬以後每年三百數十萬尙是從寬籌算也希調咨行疏稿細閱便知劉蘭洲到省可與商略如意見未能遽融或原議實多罅漏請卽條示

以便更正增刪此關內外安危至計固宜熟爲籌策要之久遠未容執著也

答劉峴莊制軍

粵西叛將闖入越南頗思尋黎阮遺緒法勢寢弱亦未必能助越南以拒邊寇但恐谿洞之蠻如水趨壑終爲粵西之患耳楊慶伯於兵事素少閱歷未知能極力整頓否近時人才不出時方多故支拄爲艱積弱之餘時深惕慮西事尙有可圖衰朽雖不堪負荷不敢它諉且俟大致粗定再賦遂初亦緣急切難覓替人耳承示隴餉全賴俊樞使楊方伯經營挹注得資接濟此事弟早銘胷臆曷敢忘之當遵來示詳爲聲敘據事言之秦漢以來於三空四盡強鄰環伺之時勉成此舉實亦兩千餘年所僅見非親賢夾輔內外一心何以幾此轉饋之功豈出戰伐下哉弟於前敵將士保案甯從其薄而協解之勞未敢或忘者亦義在則然也

與譚文卿

蒲城錢糧歸紳徵收官但報解又借息耗扣其例得盈餘小民究未霑其實惠殊堪髮指浩劫獨鍾一方有自來矣愚見紳士頑梗至此非擇尤嚴辦不足息此刁風州縣之不能整頓固由玩泄成習各存一得過且過之見亦由司道未能擇人任使預存一息事之見以致釀此厲階亟宜遴選廉幹之員前往整理乃收實效譬猶痞塞之證非峻利猛劑無以爲功庸醫但以甘草薄荷進希倖

目前無事究至奄奄待斃終於不治而已秦中仕氣絲掇豪惡全無忌憚由於喜用圓熟而善敷衍之人謂能了事不圖痼弊日深將益決裂也誠遯得能者假以權勢資以津貼飭辦清漕察其橫梗者鉏之一復自封投櫃成法宿障自清乃可徐覩治效想高明亦以爲然辦此等事須先存一拌字庶僚屬胥有成竹不預存畏事之見乃能破除積習克竟全功始雖怨詎終必謳思蓋所惡者害人濟惡之奸豪所恤者愚懦受欺之百姓於理爲順於事爲平斷不致釀成事故耳如需將辦法先行入告亦可會弟後銜并希卓酌蔣之純卹案頂覆與否無關緊要其世兄輩不以戴星爲急而徒斷斷於身後餘光此中何以自處饒子維同郡之治甚善盡

心盡力不求人知而輿論翕然極堪嘉許聞鄭子兆志趣甚好假之以官當有表見久處營幕弟頗知之嵩道才識平庸清操卓著弟早有所聞當以百金贖之乞先與吉田說知從弟廉餘劃給關內外一冬少雪除夕元旦始霽祥雲大致與陝相似此間風土最重秋霖雨後耕反其土一經冰凍便可保澤來春起土下種易於滋生俗重秋傷者以此地氣苦寒不宜宿麥十月以後野無青草故冬雪有無不甚介意上年秋雨尙足只盼啟蟄前後春雪數番卽可下種春雨則向來所無或立夏之前偶然得雨雨亦不暘始知月令大雨時行系於五月專指西北言之爲不誤也

連接總署函示各件由公牘遞覽此次平定南疆聲威之盛度越尋常而布置精詳尤令遠人欽服不但海上用兵以來僅見之事卽周秦以來馭邊懷遠之略實魁其比觀俄英各國議論無復從前囂凌氣態俄商謂我驕傲其心虛膽怯已見一斑英之求查土商蹤迹詞旨卑約亦露言外崇星使此時計已與彼君相議論春夏之交當有函復總署以理勢度之彼人固無詞可以藉口無論事之成否我仍修明政事整軍經武以待自足張國威而塞強敵之膽閣下英風偉抱海內具瞻幸益崇德自修以永終譽名臣名將古有傳人尙未足舉似盛業也劉克老交卸後一病不起弟臚陳賢勞實蹟入告恩旨優渥足令聞者感服石泉中丞嗣事

書牘卷二十二

十一

蕭規曹隨有旨令其奏事亦出特恩或者光復之期當不遠矣新疆諸務草創伊始自難驟臻妥愜要之規摹既定後此隨時潤色修飾自易就功但當廣求賢能錯落布置其間自然事靡不舉凌問樵太老實庫車一局尙難勝任何況其他施均甫非此間不可少之人因朗齋咨調令其前往但期其不撓大局卽幸耳局勢太寬人才不出其若之何近頗羅致數人練習邊務冀其中有可備任使者容當奉聞

與楊石泉

上臘廿八日拜發之摺恩旨優渥克庵飾終之典近時罕見其比感服攸同惟各衙門察例具奏及圈出諡法展轉需時若待

續奉明文始議散赴恐靈輒就道諸多未便似以節錄 諭旨散
赴受弔或不散赴委員奉喪先行爲宜其省外及應致各省之赴
緩俟奉到明文後再爲刊送未爲不可乞與方伯諸公商之將來
諭祭必由湘撫委員頗多繁費似喪歸甯鄉須於縣中廟宇稍停
以待候 諭祭畢定期安葬似須與何雨畦商及俾其世兄輩有
所遵循也

與崇峻峰方伯

西甯張署道詳稱署貴德廳甘丞時化感受寒瘴并患噎膈稟請
遴員接署以便赴省醫調查甘丞素性樸廉弟所深悉此次委署
貴德治效可觀據稱所患似屬不輕殊爲懸系希卽迅委接署以

書牘卷二十二

三

重地方而示體恤候補人員內如官懋德閒歇已久近似奮勉向
上年力正強或其選也如尊見亦以爲然卽可徑委商之法國教
士入內地傳教本約章所有聞陳瑛說此次入蘭係本地武職張
掄元張慶元引誘而來教保升木張慶元尤甚不可無以懲之內日
文札聞係由武監捐職都司未知確否希飭查見示爲要

與朱茗生理卿

賀耦耕先生學術政事實道光朝第一流弟於其憂居長沙時頻
親教益竊歎當代大人君子無出其右者其開府黔中養民教士
遺澤猶洽人心惟督滇時辦理回案爲粵人羅天池所誤遂致舛
誤不可收拾厥後林文忠爲之補救頗費心力常與弟言之以不

及表章爲遺憾黎中丞昨疏雖獲 嚴旨而其實亦由黔人歌詠
舊德日久不忘所致謂其因同鄉之故而私之實有不盡然者黔
人如鄭子尹珍莫與儔輩皆博雅守正爲當世儒碩著述可傳實
係宗耦耕先生之學者其徒亦彬彬焉黎中丞於其學術政事恐
眇所窺卽以同鄉後進言之亦名輩相距尙遠耳寶相之弟實不
可近聲名之劣人皆知之而乃兄似無所聞丁制軍欲推而遠之
弄巧反拙亦殊可歎也近時 朝政清明於發鈔各件竊有所見
私懷感慰昭若發矇或者餘生眞見太平乎嗣後請詳悉見示俾
邊關僻處得覩乾坤之大何幸如之

與楊石泉

書牘卷二十二

十四

卓勝軍餉因晉災停解均取給於隴其告假員弁勇夫領餉之多
一由屯墾糧價每石九兩營哨各官以及勇夫於自墾外多雇人
耕種所獲遂多又其中該各親友託寄家銀兩者亦復不少非盡
本人存餉也該軍總統分統營哨雖遵改楚軍營制而於餉章究
未諳悉每次假歸弁丁皆籠統開載數目并未分析註明亦有意
圖免截曠已飭照章改造此後當不致仍前含混桂錫楨一起非
按照從前冊籍向其駁論亦不能令反舌無聲晚近人心被一利
字蝕盡古今蓋有同慨耳

答楊性農同年

得上年十月廿九日書知文從嘗來長沙近方續纂耆舊集徵文

考獻賡南村老人之緒而恢闔之甚盛甚盛閣下年逾七十勤劬
蒐討表章先烈猶如此足覘其精力之不減與象之豪贍也距從
前秋賦尙十二年彼時偕于子而來者重聯齒錄且將會羣仙再
詠霓裳耳大箸編成巨冊足掩前賢展誦再三曷勝欽服弟學殖
久荒近更畏尋文字計橫戈躍馬與壯兒處者又已廿年絳灌之
武固尠足稱隨陸之文更知難逮謬承齒及謹檢近作兩篇呈覽
乞教正之詩文僅盾鼻餘瀋約可百餘首皆不足傳惟疏稿百餘
卷有關 國故當俟身後刊行尊作移芝社記於姚江紫陽同異
言之甚明屬作記一篇以演其義竊維學案迄今未有定論當時
陸清獻湯文正往復辯說終各尊所聞而行所知其它則各是其
是且如水火之不相入矣自忖於學無所窺徑途未審安問堂奧
不敢爲偏主之說尤不欲以和通自居也伏希察之喆嗣翩翩繼
起傳業有人足娛暮景同兒輩求爲識字耕田夫尙慮不逮秋試
後當飭其西來慰我晨昏耳頃哭克庵有涕無泪始知吾衰已甚
需杖而起者七八年今春腰腳亦復支離勞薪固宜無燄也附寄
劄劄之費百金希晒存爲荷

答張朗齋

接惠函具承所示荒遠之眾新復之區法行而後知恩民可近而
不可狎尊見深明遠略喆人復起何以易之凌道長短尊見無差
而善善從長之意露於言外此君向不深知聞諸鄉人喜行方便

因茶事經理不善所託非人致受其累上年來肅遂假以撫輯之
任意在用其所長不料立意翻新竟至於此已疊次申飭冀其悔
悟如尙怙過飾非則卽撤委遣歸不任撓我大局也阿奇木伯克
等魚肉纏民假權作勢亟應收回魁柄惠此一方郡縣議設之故
實亦因此屢次陳奏及之凌道乃欲以內地團紳待之可謂慎矣
庫車局亟需派人前來容卽詳加選擇再以奉聞施均甫急求自
試實難放心并希畱意

與譚文卿

黎簡堂中丞因爲耦耕先生請諡建祠獲譴伏讀 諭旨訓飭嚴
明何敢置喙惟耦耕先生實嘉道兩朝名臣學術之醇正心地之

書牘卷二十二

去

光明一時僅見弟於長沙久親教益於先生政學頗有所窺謬蒙
國士見待感銘骨髓退休時晤談往事始知滇事爲粵人羅天池
所誤遂肇巨釁悔恨無及先生逝後林文忠與弟言及此段猶爲
傷之并云此案造謀之沈練頭已爲辦結惜先生不及見也黎中
丞名輩甚晚不足以知先生大約因曾劾剛及其鄉羅研生兩君
之言遂有此疏然因此而交部議亦未嘗非簡堂之幸也簡堂之
受傷大約由從前與渭臣不洽之故同鄉諸君早爲不平實則同
一鄉誼袒耦公不袒渭臣簡堂尙未爲失耳劉震仙不應請諡劉
克庵必應請諡本情理之平劾剛於兩婦翁不能恣然亦固其所
惟吾輩處事只可稱心而出不能爲人作輕重則須有定見渭臣

昨有公牘又爲李荔友請謚弟不敢應也閣下移署以後氣象殊佳南院之利居止本可預卜無論風水如何卽以氣概論之一興旺一休囚固舉目了然矣袁筱塢於三堂西所建河南會館本用官錢占官地茲以千五百金贖回改造官廨於義爲協筱塢作事多率意徑行不洽眾論而得謚文誠亦非意念所到賢者之不可測卽身後亦然實相之覆奏乃弟似頗難於著筆如有所見并乞見示李相當易措詞丁穉璜宮保未免窘澀殊爲可憐弟北援過獲鹿時曾因寶森道謁卽持乃兄名柬厲聲叱之嗣與乃兄議論不合亦由於此耳

與鄭小珊大司寇

書牘卷二十二

七

別四十載不得一見北援之際彼此函書往復爾後音敬闕如每一涉想恍如隔世回憶金臺聚首故交如樾喬華甫霖生潤之與先生及不肖數人跌宕風流未堪覆玩流光迅駛人事變遷不僅朋舊彫亡足令人悲感已也公旣高蹈故山與世隔絕弟則一落塵網歲暮難歸白髮臨邊未知稅駕何所自忖身世兩負何有好懷書來備承記注但增慨歎如天之福廿年後與公把袂湘山巨鱗短鰓侑以陳釀從容談讌閒以詩歌二老婆娑聊永朝夕邦人好作畫圖誇也今因崇山回湘秋賦藉寄邊產八色并埵近刻數篇希覽存之

與何小宋制軍

聞鹽原委弟前此和盤託出實無一字假借後數年奏銷全完猶可覆按澤生中丞因此擢陝臬書來尙道及之芝岑因偶值偏災遂翻定案似非確論此公由湖南牧守累擢至今才名卓越惜此等處未肯畱意晉災未澹賢齋棘手尙不若八閩之易於措置只盼新履適值康年或少從容也甘肅新疆專賴協濟百餘年來成例具在三年以後竭力經營或可漸減惟衰朽處此時有日暮途長之慮未審畢竟何如

與崇峻峰方伯

新選慶陽綸守才具甚短而借六扣之債赴任累何可言安化季令又不能相助爲理何以放心前准支養廉爲清還重利之債起

書牘卷二十二

六

見其借沈吉田之百金魏午莊之五十屬其緩還蓋不得已而代爲籌措耳已飭其回省學習只盼其略有長進再令履新又新選階州之文治與綸守大致無殊地方較慶陽尤爲難治其窮狀差與綸守相等亦只好照綸守辦法暫緩履新遇有相當之缺再予委署何如省運不佳來者如此眞堪悶損昨接見徽縣新選之李令裕人甚明白可望作一好官

已飭其赴任矣張慶元兄弟照料夷人出入故獻殷勤張慶元自打頂馬爲前導甘心爲其僕從無恥已極又聞其戴用都司頂帶更屬有玷名器事後當褫其捐職也韓默理聞在甘州傳教卽住韓姓之家尙未來肅馬加國奧斯國人專爲游歷而來聞已由高臺來肅不日可到似沿途均安靜據胡雪巖信云伊等聞新疆克

復極深佩悅其在總署言亦相同當無它耳適得毅齋報正月初二至初七日擊邊外賊大獲全捷斃賊至二千數百之多渠目多就擒斬殊爲快意總署來信俄人近甚馴順并聞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開歲以來連奉三次鈞諭恩惠未及復陳緣疾病間作心緒不清所致茲幸稍愈謹條復於左

承示西事撮要於俄國舉動言之頗詳由丟門有水道可通塔爾巴哈臺一說自非虛造俄境與塔爾巴哈相連中隔一山山水流入中國山北水流入俄境其源則發自山腰俄人之欲開鐵路以便轉輪在俄境辦俄事我自無詞禁止然海口已准通商沿海

書牘卷二十二

五

且辦鐵路我於內地力爲防禦彼族亦無能爲況此區區一綫之微何關輕重其謂與中國新疆蒙古大有攸關殊非足信

甘肅向陽腴地均宜草棉亂後荒廢無人業此每淨花一斤市值大錢七八百文皆由川陝轉販而至吐魯番所產較內地爲佳向本由哈密行銷內地亂後無販銷者民苦無衣甚於無食老弱婦女多不蔽體數年前刊發棉書教民種植近始稍有成效罌粟禁嚴加意課種此後或可有增無減上年淨花每斤值錢四百內外而已吐魯番花價每斤亦須三百文上下卽內地轉販亦無甚利將來或聽外人銷售并非不可

羊毛一種有粗有細內地人不甚區別但取以織褐織氈毯價不

甚高業之者少羊毛每斤值銀一錢幾分每年可剪兩次民間畜
牧之利以毛爲上蓋取其毛之利長非若皮肉利只一次也近製
可員賴總兵長以意揀好羊毛用所製水輪機織成呢片與洋
大呢無殊但質底微鬆又織成緞面呢裏之絨緞亦甚雅觀自
以水輪機不及洋製火輪爲速意欲購致一具仿造而苦難驟致
宗棠適以陝甘旱災宜思患預防胡道光墉覓開河鑿井諸機
器并雇匠同來以資教習遂并致胡道購織呢織布機器見可到
蘭州須數年後始覩其利擬先內地而後關外與棉利同規久遠
未知能否有成至西路通商將來必有議及者愚見棉花羊毛似
可任外人轉販於我無所損而收其出口稅釐亦實有益但於各
城通市之處立貿易圈於城外以處外國商旅不令深入各城腹
地私與本地商民貿易交接流弊自少惟開鑛一事必當禁止若
任其租地開掘則後患不可勝防屆時自當具奏請 旨遵行定
爲永例也至鐵路電綫本由泰西商賈競利起見各島族遂用以
行軍一似舍此別無制勝之具者實則生計之贏絀兵事之利鈍
不在乎此觀彼商之近多折閱各國之互有興衰同有鐵路電綫
而其歸不同如此亦可得其大概

俄邊官奉召回國和甫將軍謂未得確耗大約七河巡撫上年九
月內有親赴伊犁查拏漢回一事因而傳訛惟此數月內各處并
未接過俄國七河巡撫圖爾齊斯坦總督文件其中不無可疑俄

人近寢衰弱非若從前驕倨則情狀顯然地山星使到彼都後議論俄官無從知新正喀什官軍出外卡追剿安集延布魯特斬其汗與條勒三名軍威益震此後兵事當少耳馬加國奧斯國來游歷之人攝政義等到肅接見意欲出關尋通青海西藏之路將實在無人經由情形詳爲告知彼意中總不釋然又擬改由哈密徧據通事說彼仍思覓通海藏之路亦且聽之或覓路不得亦可知也法國傳教韓默理等同時來見以正論示之不阻其傳教惟本地從前入教者不准諂附引導教採升木接商州稟報又有普國人前來此後來者恐源源不絕也

答楊石泉

書牘卷二十二

三

番子出擾本常有之事非重創之則兵去賊來兵來賊去終無了結之日沈鎮熟悉情形當可辦此非俟其離巢打劫預斷歸路不能得手馬占鼇本有名迹就撫以後尤極感服正月來肅拜年已面諭妥爲辦理如果應剿伊當不爲但願目前之計所部回勇及馬悟真馬永瑞之子皆能戰沈漢卿均能用之但能審機致決當無它慮前已照飭將辦法稟知矣

與崇峻峰方伯

張介卿卸事回省被訐之案應卽了結不佞於此案實無成見只要是非分明辦理切實可無庸其揣測畢成霖一案若任其拖延過去成何事體恩守一味顛顛殊出意外官場風氣總想面面俱

到怕得罪人畢竟先失其是非之心自己已站腳不住何苦如此請轉飭之

與劉毅齋

安集延布魯特從前卽常爲邊患此次經雄旆痛勦汗與條勒得漏網者僅只兩名餘賊逸去者不過廿之一餘威之震足令遠人讐服已據實馳陳計此月下旬可奉 批旨西域置省分設郡縣朝論并無異詞自應及時陳奏雖斟酌損益尙俟續擬而出入大致及安設郡縣營汛地址賦役一切均須通盤籌算非詳加開造達部不可乞飭局分晰造具大概清冊得瞭然心目是所至禱達部卽爲成案此時亦未便輕易出之不過大致非預爲籌及礙難
書牘卷二十二
三

與沈吉田

開單報銷已蒙 俞允未交部議欽奉 批回比已錄行希卽分案辦理免致延宕又增議論切盼切盼都中信均稱邇來 朝政清明宮府振作甚爲慶幸中丞乞歸之請自難邀 允如 批答安心調理只宜遵 旨未可再瀆也

答朱茗生

承示去冬以來 兩宮勵精圖治 朝政一新外閒有所見聞如蟄初起大抵任事諸人不畏咎責而畏文法之糾纏若刪除繁縟

責以實效則所益必多弊孔自絕庶有治平之望否則局促酬知已蹉跎效小忠此日足可惜耳周桂塢太史先世與弟爲至交兼有年誼桂塢與亡兒又鄉試同年初次致炭資百兩後晤周渭臣軍門具言渠因受騙喪其債本日入窘鄉舉債頗多景況甚苦弟憐其貧加贈一百兩俾其度臘實因其急而周之非重出也來示疑其歧誤具佩用心精密惜弟於前函未及詳以奉告也子雋夫人處已撥三百金由兒輩交何伯源轉寄尙未得回信此次請將夏王兩吳四君 宣付史館立傳正值黎簡堂劉峴莊兩奉嚴諭之後恐不能邀 允惟愚衷如結實非無病呻吟亦有不得不然者所惜四君後嗣彫零難期表章先德故妄意干瀆以存其人耳

書牘卷二十二

三

與善厚齋將軍

甯夏私種罌粟上年禁拔頗嚴著有成效聞民間仍存嘗試之見私種復多見飭道府嚴密察核重申禁令有犯必懲務期根株淨絕希麾下就近督察遇有懈弛之印委員弁并乞祕以示知蒙地漢民非地方文武所能察禁尤仰賴德威遠播俾得挽此頽風實爲至幸

答譚文卿中丞

三月三日惠函久稽裁復緣石泉甫到酒泉營次晝夕晤對談興甚豪未遑作答也退休之請固料難邀 兪允而給假調理之外

更荷 溫旨慰藉 恩意優隆尤未可負想謝疏已上矣吾輩倦
飛知還憂勞之餘退志蚤決而受 恩既重實有未可以忍者不
得不婆娑俟之正如虛舟泛泛聽其所止休焉斯已耳春霖疊降
餅餌斯香正天所以憐億姓而惠勞臣也循例之舉當可從緩克
庵靈輻此時計已過鄂得元尊書賻項均璧亦甚省事善厚齋甚
得甯夏官民之心陝協六萬部議殊欠斟酌好在爲數無多尙可
商量耳渭臣咨爲荔友建祠當爲敘摺克庵署陝撫曾有惠政陝
人如思其舊德請爲建祠自當據之入奏弟意此等事無足輕重
惟將來史館行查實蹟須切實詳陳以傳其人耳

與許筠庵學使

書牘卷二十二

五

喆弟虞琴襄事戎幕篤實端謹倚賴方深前因寒嗽時作呼醫診
視均謂脈息平和進以表劑自期痊可閏月初五以後始因畏風
不復會食然問其起居如恆未甚介意也乃自十一日後痰嗽益
劇飲食銳減幕中諸君欲弟函告台端虞琴恐煩懸系堅請稍緩
詎料昨午以後疾勢頓增脈象忽異延至本日申刻遽爾告終悼
念同袍曷禁悲愴閣下友于誼篤一聞此耗何以爲懷惟冀善自
排遣勿過傷雅抱爲望附身一切經同事諸君子共爲料理尙覺
周慎見擬屠近營故壘俟秋涼護送蘭州彼時秋高氣爽歸途甚
便冀無驚怖尊意以爲何如

與劉毅齋

正月初大捷 天顏有喜火鏹小刀之

賞開國時親信王貝勒從獵所需之件尤微

異數應卽拜摺謝 恩是否仍借安肅道印花希酌示爲要日昨得總署及崇地山星使來函知交還伊犁事俄廷并無異說地山發信後又有電信續報總署一一已由電信復之計此時星使已由俄都東返矣如此次議約明晰永斷葛藤可保數十年無事較之和戎平戎諸策當勝一籌惟塞防未宜稍弛喫緊正在斯時想明者自能鑒及也軍士久役思歸換防自當速議大咨到營正值石泉到肅已詳細商酌另由公牘塵覽愚見戍邊難以持久客軍久役已非常情所願何況萬里而外之客軍豈可常令負戈絕塞哉惟西疆武事難期驟振積弱之後圖存亦屬不易竊見尊處新開之布魯特纏部雖於戰事無甚閱歷而樂於戰鬪亦甚可取若以兵法部勒之擇樸練善戰者爲其營官哨長將來自提鎮副參遊以下至都守千把均從營中挑選補用似可轉弱爲強惟須漸次整理以知兵文員共相助之斯成效可觀也羅孟威之外近又物色何人堪任司道者并乞密以見示

答西甯辦事大臣喜桂亭

番部雜處撫馴匪易然具有人形卽有人性如果有威可畏有德可懷則貪生之念卽其畏法之念亂萌自泯天下好人本比惡人多也見在 國威遠震內治亦修種人自有聞見或不至如前鴟張偶爾竊發當可應手了之惟無事時當作有事時想搜捕游勇

杜其擾詐嚴整戎律時加申儆則有未可忽者想高明已成竹在
胸也馬加國奧斯國人均游厯到肅欲於關外覓通海藏之路以
荒山萬疊路絕人行告之渠仍請一至沙州勘試比得敦煌文武
稟報抵沙州審眎戈壁無涯廢然而返旬內當仍到肅州大約將
來必由西甯取道以通青海由青海以達前藏此則有路可通不
能阻止請將西甯到青海青海赴前藏之路預爲查明見示闊別
已久急思一晤無如外人轉瞬經過恐騶從須稍畱俟之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奉三月十一日鈞函諭知俄官尼游厯西藏事凱署使所稱俄官
尼等出齋桑經哈密沙州前赴布達拉請達各該處地方官及西

書牘卷二十二

三

藏放行等因按齋桑卽宰桑泊彼人所稱在山諾爾者也地爲俄
官謝米巡撫所轄

亦稱斜米

所稱沙州卽我沙州營與敦煌縣同城布

達拉卽前藏俄官尼由齋桑泊經哈密達沙州此皆布倫托海古
城木壘河巴里坤哈密安西屬地方自可照約保護至沙州以西
則荒曠阻絕飛走無蹤實無人行路徑以地平準望似數千里可
與藏境接然以無人行走未由查詢卽俄官尼所稱由沙州前赴
布達拉中間數千里地名亦皆缺略不詳蓋亦無從詳也適馬加
國攝政義奧斯國凱來賴等奉文游厯到肅亦請於關外尋通海
藏之路而指沙州爲覓路處宗棠比以實告之攝政義疑其非誠
固求前往探視而由肅經安西到敦煌本通行大道因發傳牌加

派委員并親軍護送沙州攝政義凱來賴等到沙州後覓路不得
登山四望戈壁沙磧無可置足廢然而返啞然自笑而已將來恐
改計由甘州西甯取道青海由海以赴藏已函致甫到西甯之喜
大臣詳詢青海赴藏路徑再議竊意被人妄意關外有路可通海
藏由於大策凌曾由準部擾藏羅布藏丹津曾由青海竄準部兩
事有記載可證不知形勢變遷今非昔比故道已不可再覓地老
天荒紀載未足據也俄官尼如由古城取道前來自當照護至沙
州并預以路絕行人無從試步告之彼如不信則聽客之所爲恐
亦將廢然而返大策凌羅布藏丹津之覆轍聞之往紀皆因冥行
索塗折損人畜太多之故茲俄與馬加奧斯不以爲前車之鑒且

思學步亦復何爲閏月十三日接奉初三日鈞函并崇星使復信
廿三日復奉飭鈔疏稿恭錄 諭旨敬悉一切收回伊犁分清邊
界議論通商各節目雖尙未准星使詳示而俄廷及其外部之無
異說固有可信緣係密件未敢遽然以公牘宣布而劉毅齋張朗
齋金和甫各處不可不早行函知預爲籌策其庫倫烏里雅蘇臺
科布多各處想必有鈞函示知其塔爾巴哈臺一處已函致和甫
將軍密達錫子猷請其預爲籌議共相商度至西北通商彼此無
甚利益與東南海口迥不相侔則固不待言屆時自有分曉耳馬
加奧斯攝政義等來甘曾在滬局匯兌盤川銀萬兩不需內地供
億惟昨次出關至沙州往返車馬糧料均經飭局供支地方官餽

肉擊鮮外別無多費再承示日本阻貢一事辯論經年未見轉圜
彼且議改琉球爲郡縣并派使臣宍戶機前來飭并陳所見宗棠
去聞已久於近事無所聞見然琉球日本情形亦嘗探討及之東
洋島國日本爲強琉球最弱土產亦遠遜日本琉球立王其妃必
日本之女故常爲甥舅之國甘受其制福州南臺舊有琉球館貨
物多由日本轉販而來其入貢爲通市計雖臣事中國惟謹而不
敢開罪倭奴以島嶼相聯地勢迫切故也聞新王初立必遣陪臣
渡海請封一則仰藉 天朝威靈以圖鎮壓一則相傳立王若不
請封則所部災異繁生民人不利故請封一次所費二十萬兩之
多亦不敢惜而所入賦稅無多不得不息貸日本日本必先取其

書牘卷二十二

五

領得 詔敕爲質琉球之貧弱亦因乎此同治五年宗棠由粵返
閩後目見琉球請封事閩中官紳僉言琉球越南例有粵閩人充
正副使頒 詔往封中外皆稱天使其差囊專恃派銷私貨越南
之差所得若干不知其詳琉球則勒派甚鉅使者所帶貨物外并
有親友家人戈什等私攬之商貨派同銷售者尙所不計奉使之
員遇事刁難縱任需索琉球供億頻煩猶懼不及內地無從過問
也此事爲日本所素知近來舉國以聽西人日就衰替其思兼併
以廣疆域固在意中然叢爾微區卽取而郡縣之亦非饜足之道
宍戶機來意雖未可知然琉球歸附中國與改隸日本似無足輕
重宍戶機如藉請封一事爲阻貢話柄似可置之不論來不拒而

往不追未嘗非息事甯人之一道惟閩浙之防不可稍弛浙中近事頗異從前得力之人頗懷退志俟便當爲小宋制軍一言請其畱意慎固封守戒備不虞固有不容已者禦侮必用兵用兵必擇將得其人而久任之文武一心事靡不濟矣

答金和甫

接初十日函祇悉所示纏回所傳崇星使有由俄都返船之說不爲無因弟處接其復件并總署密示及奏稿各件已於廿六日馳函奉布并照錄台覽想四月中旬當可遞到崇星使回程或水或陸尙難遙度緣其來信有俟外部訂期會晤事可次第籌商其如何定局尙未說及并無東歸月日及取道何處信息也總署信雖謂此事似有端倪卻已致復地山允其照辦自己確有把握以理勢論之此次議款與尋常有別俄之還伊犁亦有不得不然之勢在我仗義執言又盤馬彎弓遜以出之尤足令其無可藉口也惟盼分清邊界商辦通商兩事規畫周緻可垂久遠自無後艱前函請與子猷預爲商定希速圖之

與楊石泉

別十餘日矣而猶颿時作飛塵蔽明旬間幾無休歇亦此閒希見之事未審塗中亦如此否計此書到蘭公歸數日塵襟一洗心境俱清節園新蔬度已青青入口從天上俯視積石龍門河流縈帶樹石皆仙與牛郎織女日日晤對勝博望多矣惜老我移封酒泉

不復共此池堂樂意也循化惡番一經懲艾或可少安馬占鼇馬
悟真感激思奮足見悃誠疏中列保從優亦所宜也克庵歸櫬可
於孟夏初旬安抵瀉山 賜謚果敏已覓邸信都人議論允協公
道自在人心馬加奧斯游人必欲赴沙州覓通藏路徑昨已廢然
而返改議由西甯青海赴藏又發傳牌照護惟青海赴藏聞只蒙
番商販往來藏中不容外人插足恐亦費商量見咨行各處并屬
其由甘涼大路行走以便護送涼州稅釐須改絃而理黃守一味
顛預已行司撤任大約秋闈後可請咨北上遺缺擬以考軒權之
階州石牧固請交卸不得不允其所請新授文治擬行司飭其到
任未便久羈也龍雲階固請歸養批以俟新授者道到再議看其

書牘卷二十二

三

歸志甚決未可仍畱屯費萬兩雲階以大半用之渠工馮鎮頗不
謂然亦無足怪當俟馮續請再發七千交馮辦屯請尊處徑發以
免周折治事之人最患主意太多又喜任性聽小話不受商量終
必無所成就也雪巖雇德人來肅辨認礦苗已令赴文殊山口勘
視一遭覓得三處詢之土人則稱每年三月盡入山一交八月節
卽須出山蓋冰雪遲化早結之故昨次洋匠在彼處探路尙是勉
強進步層冰積雪中無路可覓由官設局開探所得不償所失也
雪巖來信遣人辨礦一切用度均歸其捐辦并云捐購掘金小機
器一具附鑿井機器同來已飭賴鎮檢查矣開河鑿井織呢機器
雪巖已均購到惟鄂樊龍駒西安各處運解分合遲速不齊故到

有先後弟本擬開河機器到先治涇水上源午莊意不謂然以流深岸高故耳不知從上源別源下手多開溝洫則不患岸高此水能治關隴均利縱有所費亦不當惜若能設閘啟閉如運河及湘中斗河法以通舟楫尤省人畜負載勞費而國計民生所益不小昨晤固原廖牧談次亦謂可行擬先令前往履勘將全局貫澈胥中再作計較

與何小宋制軍

日本阻貢一事前接總署密示比對以臆去閩已久於東洋情事無所聞見何敢多言取咎惟彼此相距匪遙沿海防務宜預爲議及閩省輪船已成足資分布浙則僅恃紅單巡緝內海聊壯聲威

書牘卷二十二

三

近聞一併遣撤何恃不恐浙中自黃芍巖提軍莅任已來整飭戎行料量洋務已有成效可觀雖屢請西征同賦弟念兩浙時局需才未敢徑諾茲接其來函似養疴乞休之志頗堅竊疑有不得於中者希婉爲勸留以將材論八閩固無其選也閣下知人善任當能鑒別及之圖固金甌則此材似未可遽令斂手浙中莠民近雖斂戢然海風剛勁所產桀驁猛鷲之徒尙復不少治效非寬嚴不可若但重拊循思致刑措竊慮於事非宜彼閒上座多與鄙人無素文淺未便言深希有以振之庶桑下之戀得安寤寐也

答譚文卿

克庵得諡果敏易名之典此爲最確惟靈輻用小輪舟拖帶渡湖

實可不必且亦非鄉論所許也周桂塢劾邵中丞殊爲失言此子於世事尙少閱歷當由鄉人攬掇所致近來吾鄉士人好持官吏短長胷中并無涇渭恐將來必興大獄也弟自出山以後絕口不談故鄉之事親知中有語及近事者輒以他言亂之蓋鄉曲之見愛憎之口無足重輕而士民於官長宜有愛敬之意議論褒貶非分所應然人心世道所關非淺浙人之於楊石泉中丞外雖糊塗心中豈不明白而竟無一人舉以入告者卽秦人之於明公亦然是非混淆將來必自受其弊吾爲鄉里憂之子維同州任內盡心所事畱其久任足慰輿情榆林之童官聲亦著李翰青可以歸矣盍以意告之

書牘卷二十二

三

與喜桂亭

馬加奧斯兩國向未與中國通使其地介布洛_{今稱大德國}斯俄羅斯

之中語言與英吉利相近此次前來游歷之攝政義凱來賴性尙

馴謹亦頗明白本意欲由關外覓通藏路徑再三與言路無人行

伊總不聽遂照約派官弁護至敦煌沙州營連日登高四眺彌望

戈壁陷沙無從覓路廢然而返仍擬由西甯青海覓通藏之路外

人情性矜夸好勝於意所欲到之處必欲走到不肯聽人勸阻況

久聞青海與藏路相通其必欲從此路赴藏我亦無詞阻之瀕行

時弟曾與說青海進藏之路向止蒙古番子貿易往來其中一種

野番以劫殺爲生爾等到青海後須看勢行事不可孟浪伊雖答

應照辦然心中必不謂然尊處接見後當悉一切幸有會盟差使可以搭幫同行如需西甯派撥官兵護送請與何兩亭鎮軍商之弟亦有公牘前去也所有經費儘可開報支銷弟亦告知峻峰方伯照數發給惟與會盟差使同行必須在柴達木等候川中官兵到界迎護始可交卸川中於一切公務多不上心丁穉璋制軍有時亦辦不動此事非由尊處切致駐藏大臣請其安速辦理免令會盟差使久羈柴達木守候不但西甯難於脫手且攝政義等必嘖有煩言殊失體面幸及早圖之

答王夔石少宗伯

摺弁回營接奉惠復敬悉地山星使所事已有端緒惟節目甚多

書牘卷二十二

三

尙待續示能及此畫明疆界妥議章程可保數百年無事庶不枉此一行開辦通商一事彼此均有利益惟陸運極艱非舟航便利可比勞費多則成本重銷路滯則利息微必然之勢也隴中寒苦荒儉地方數千里不及東南一富郡新疆南北兩路夙號腴區從未經理兵燹以後更難覆按見籌開河鑿井製呢諸務以濬利源阜民卽所以裕國購運泰西機器延致師匠試行內地有效則漸推之關外以暨新疆縱使有成亦非十年以後不能覩其成效自知衰朽餘年神識鈍絀未足語此然目覩時艱舍此不圖又無以善其後如是則勞費雖鉅亦有所不辭耳新疆南路同役同心尙期應手北路則殊難并論不能盡如人意亦不能盡如己意也

至郡縣之設非先定規模請 簡放督撫以專責成不可使議事者一人任事者一人則意見不必盡同紛更即在創辦之始且郡縣之設必就地建置繁簡衝僻肥瘠之分形勢險夷之別亦非局外遙揣所能悉也幸關內外雪泉均旺雨澤尙好年景可望有收較從前事機稍順轉饋勞費甚省差堪告慰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奉閏月十九日鈞函敬悉一切地山星使二月十六日續函所稱令參贊往見格爾斯催詢情形均是電報以前之事大約彼之外部因喀什噶爾頻捷疑我屢勝而驕故先作一停頓以覘之耳謂其別有詭計或未必然新聞各件少有可採其論伊犁土產皆商

書牘卷二十二

書

人傳聞之詞果如所說則俄之邊官應早已試行豈有見利而不趨者哉四月十二日復奉閏月三十日鈞函并承示地山星使二十二六等日來函及電報二分大意俄之外部於交還伊犁一節尙無異議惟伊犁回民恐遭誅戮紛紛逃入俄國布策等首以

恩赦爲請星使允其代奏欽奉 諭旨准行并承鈞函見示已節

錄 諭旨照會凱署使卽與明發無異宗棠於四月初七日奉到閏月廿四日 上諭卽恭錄咨會金將軍劉司堂張軍門恭署都

統矣惟酌度情形出示曉諭實有未敢輕者以見在賊蹤言之逆首白彥虎住托呼瑪克馬壯住鴨爾湖其地皆屬俄境距伊犁尙數百里千里而遙俄官雜寘陝回於距伊犁三十里地方多是南

北兩路逃出漢回纏回非叛逆死黨喀什噶爾阿克蘇上冬三捷所擒斬之賊訊均由俄境托呼瑪克及鴨爾湖來與伊犁雜處之回無涉維時塔爾巴哈臺亦有賊警并無叛逆在內是其明徵布策所請將回人赦免准其回籍自係指伊犁之回而言與應交出之托呼瑪克及鴨爾湖之叛逆各別特未分晰言之 諭旨分別辦理以示勸懲應卽欽遵出示曉諭惟伊犁既見無首要各逆似應恭錄洗心遷善情有可原一條出示以免驚疑示中并恭錄疊奉 諭旨勦撫兼施欽遵辦理成案以昭大信至陝回與漢民構釁已深不能復歸故土歷經奏明安插甘肅地方已成定例布策所請准其回籍一語殊欠分曉亦須於示中預爲說明免滋謬軼

至投誠就撫必繳驗馬械方便分起護解嚴禁兵勇搜索方免有所藉口自當與各路文武敬慎圖維以期妥洽所有遵辦會銜出示稿謹錄稿奉呈鈞鑒日本廢琉球事似由駐日公使暗中愆憑所致恐非口舌所能爭閩洋當可無虞浙宜畱意

與楊石泉

甯夏鎮道不協匪夷所思龍雲階以終養爲言是其志已決馮不欲權篆必求卽眞此何可許進退人材權固在上不可以私干也黃守官聲平平不若官運之佳俟闈後准其起咨引 見已與方伯言之先撤未爲失當也白來牙解至靜甯州負疚自戕總管夏克於此事具有分曉賴長轉稟亦甚明白此等受雇洋匠雪巖與

秦來要約明白緣受雇洋匠係洋行主持非若各國派來之官可比不值護送亦不值派洋匠同去物來順應無須自取煩擾至白來牙臨死所寫手條猶念及其母妻亦殊可憫已牘致雪巖與泰來商議酌給以卹之此外別無可說咨行公牘甚明希卽照辦

答楊石泉

機器廠就前路後營舊堡爲宜縱使堡式狹小豈不容機器一二具耶如試造有效何難擴而充之論者動以閩中機器廠爲比實則不然彼仿造輪船百物之所爲備工繁料鉅奚止百倍於此則開河鑿井織呢只各是一事耳惡在其闊而侈也尊論局面不宜大洋匠不宜多殊爲中肯實則局面本不大洋匠本不多而先

書牘卷二十二

美

從規摹說起已錯了路徑也雪巖與洋商所立合同前月杪始寄來俟各項機器運到弟處始行知其餘各洋匠每名各一紙白來牙其一也德國與英俄法美不同其敬重中國用心亦別不必以尋常辦法處之惟據鄂臺稟開河織呢機器件數繁多體式高闊尋常舟車不便裝載擬設法改造運解來甘亦未可限以時日念秦西水器最利民用

數百年來有人說過無人仿造豈不可惜

局面已定雖勞費亦不能惜已批示照辦若農思慮精密必可幹到將來開河機器擬先

畱之平涼治涇川正流事畢再運解蘭州可耳織呢機器則徑解蘭州爲宜賴鎮專任必善其事所部工師以賴毛爲高勇丁之聰慧者蘭洲可畱心挑選撥入將來必有可用之材正不必於士流

中求之人見西士技巧卓絕古今以爲華人學製必須聰穎俊達之士不知彼中均由匠人推擇并非於士類求之況中華學製本執柯伐柯較之天工開物又自有別使三千七十之徒執贄般倅不亦僨乎出關換防一節已於閏月廿二日六百里咨覆毅齋并咨達冰案譚提督拔萃函來秋間可以度隴俟其到請與先商易開俊私鑄銀錢即所謂天罡也陳宗蕃亦然如察實當撤其管帶而歸譚統領見在伊犁方議收回新疆防營無須厚集惟宜就土著選練制兵以規久遠尊意以爲然否忠壯舊部哨隊必須陸續更換久役思歸本是常情且結髮從戎至今年已過壯亦須甯家授室別募踐更方可悉成勁旅否則盡成暮氣慮隳軍聲也番性以劫掠

書牘卷二十二

爲生涯自昔已然惟雕剿一法足以制之此外從無善策所幸嘯聚無多出巢不遠不足爲患耳甯夏上年查拔罌粟最爲出力不過武職失望者多欲藉重行查拔營求保舉見已復報淨絕矣無論是真假明後年仍當照辦黃河桃汛不漲本稀罕之事然伏汛必旺無疑筒車屢經改造或有不如法之處亦須檢校也張蔭庭上稟乞退弟已批允讀書本色畱心公事惟任性使氣與人寡合不若勇退爲宜陳締高久病不起循化參將實缺宜補人希共酌之再本年後路協餉截至三月底止各省關報解一百零六萬零內除劃撥洋款卅八萬四千兩零外又劃撥涼莊兵餉一萬四千兩實解到六十六萬二千兩與來示截至見在止不過三十萬

兩不符希飭支應處細算此閒見實存銀卅七萬餘兩除每月應發解廿四萬幾千兩餘多不急之款假歸員弁兵勇及資遣閒人與受撥匯兌之款均不爲多且係分三四處領取亦毋須預存待用尊處儘可停解一月以爲撤遣之資看來協餉如果照前旺解雖挪借在所難免然亦毋須預打主意也鎮羌武勝岔口一帶本係牧地山多田少承平時煙戶無多鍾南英赴防募兵且俟通省營制大定不遲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接奉大咨并鈔示曾大臣各文件一切均悉英外部所稱土國民人穆哈馬德刊及其妻女二人被中國葉爾羌官員拘畱懇請施

書牘卷二十二

三

力求釋一事竊維新疆南路自安集延酋阿古柏竊踞以來西洋各國部落商民由其本境東來者甚眾大兵克復後宣布 皇仁概免誅戮令其造檔呈驗陸續放歸曾於上年二月初二日附片陳奏在案嗣各眾西歸在事文武員弁奉令唯謹隨時放行未嘗畱難阻滯何獨於穆哈馬德刊久予拘畱穆哈馬德刊既釋何復畱其妻女查閱曾大臣鈔送文件內據穆哈馬德刊自稱由拉達克往葉爾羌時值雅古貝由克堪來畱我授爲統軍雅古貝死其子逃入俄境我遂落入華人之手所稱雅古貝當卽阿古柏其子逃入俄境當卽指伯克胡里而言似此則穆哈馬德刊乃阿古柏逆黨大兵速進未予駢誅復准其生還已屬萬幸乃復訴稱被葉

爾羌官員拘畱懇英之外部求釋抑獨何耶既承鈞咨查核辦理當卽咨達劉爵司堂俟覆到奉呈尊覽續奉四月廿二日鈞函知德國阿繙譯復將攝凱兩人信函呈覽并承鈔示問答節略謹悉一切攝凱自沙州回知宗棠前言非妄意亦索然適因前患喀什數日未發邀其入營一飯歡洽殊常前月初四日資遣由甘州取道西甯前進告以此去原有大小兩道小道山僻不通車時有生番出沒大道雖迂遠卻有營汛聯絡應以此爲宜填發傳牌派人護送行至甘州攝政義忽欲由小路前進周提督止之不聽則派兵十名護同前往兩日後仍卽折回接據沿途稟報約計程途此數日內已在西甯宗棠早與喜大臣商定護由海西行至柴達木

候蜀接護當保無虞惟喜大臣函稱由海赴藏有南路北路而北路爲穩南路則生番伏路行劫每致失事擬俟其到西甯詳告之適有玉樹會盟差便可以同行尙未知攝政義見信否耳此輩多疑善詐中怯外強正言不聽則姑聽其所爲待其廢然自返可省煩瀆肅州南對天山積雪層冰飛走絕迹攝政義必欲躋其巔甫抵山外之麓無從進步僅槍擊黑石數片捉蜥蜴兩條而返此次瀕行時請搭便寄箱兩口交上海領事比飭其將箱內存件開單備查不肯實告詢之通事則皆小石塊耳其意在以此誇示於人謂其曾游歷此地也可笑如是在沙州時聞正月捷報歸途晤談益覺恭謹其淺亦知是其來肅也隨行只一通事一羅姓兩跟人

其由肅赴沙州也自畱一跟人在肅看守行李何嘗有不准傳話服役人等同往之說亦無准抵安西爲界之說彼欲諱其由關外取道赴藏之誤故有此謊要亦無足怪耳至德國所雇開河鑿井織呢認礦諸色師匠及監視洋員陸續到蘭均謹愿講情理候各種機器取齊再行試辦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四月十七日奉復一函并鈔會銜示稿奉呈鈞覽十八日復奉諭旨伊犁回人未能自拔情罪尙有可原其餘被脅人眾概可從寬免罪著明白曉示并飭帶兵員弁收城之日不得妄行誅戮違卽出示并飭各路員弁遵照伊犁回民見此兩示感荷 皇仁反

書牘卷二十二

單

側自安侯接和甫將軍復函當卽速達惟妄殺固當嚴禁而軍營痼習尤在搜索財物一端非紀律素明臨時又互相稽察鮮能免者而缺餉之軍尤難責其令行禁止搜索不得妄殺隨之甚至旋撫旋叛有難於收拾者金錫兩軍欠餉甚久殊爲可慮伏懇鈞函下逮申明妄殺之戒并函催應協之餉速解俾足慰諸將士之心或期收城之日兵不血刃免虞他變至分界一事錫子猷熟習情形此番劃明界限自期周妥惟須於交連之處彼此多畱空地勿搭蓋廠屋致日久潛行侵佔重費清釐古來兩國交界地方皆畱隙地謂之甌脫所棄之地彼此無多而一彼一此大致了然由此達彼由彼達此易於讒禁非若見在之明侵暗佔他族徧處漫無

限制也地山星使於交還叛逆一事想已議及外閒寂無所聞大約俄人亦姑祕之耳

答崇峻峰方伯

兩日內連接手函具悉蘭州前月下旬四次甘霖疊沛如天之福萬口歡騰慶幸之餘尤深寅感關內外雨澤均霑糧價大減食物俱賤僉稱與前承平時無異洵非意料所及回首入關度隴眞如隔世矣所慮新糧上市斗價太賤或致傷農此閒小麥每斗三十斤只需錢二百廿文土白麪每斤只需十二文將來新糧之價再減則不足償工本安能設法使糧價稍昂爲力田者勸乎甯夏者道聞甚謹飭賀雲甫尙書來信亦極稱之俟其來肅一晤當知其詳也金縣卽以封汝弼請補禮縣卽以張汝學請補當期勝任張在玉門署任官聲尙好暫不能到任也靈臺一缺惟賀令昇運爲宜但未知開缺另補人員不干部駁否簡僻無累之缺當亦所樂就而人地頗屬相宜雖私猶公高明以爲然否

答楊石泉

開河當於涇源下手採金當於肅州試行愚見始事總宜加意撙節不可放手或不致漫無結束洋匠去畱加減與事之開辦停止均可自由縱喫虧亦不大耳吳柳堂侍御尸諫一疏都門傳誦想九重亦必灑然動容疏中自稱罪臣而山陵訖事猶稱大行似其微意不以廟號爲妥蓋先皇御極削平大難在本朝爲中

興之主穆之與毅不足盡之當時定議固未及詳審耳又大統之歸自是正義非感恩圖報之私所可託柳堂爲正義而以尸諫卻屨入此節亦似不倫此君骨鯁可風意見微偏在所不免其絕命詩亦可誦遺屬其孤就我求賙卹當分廉給之惟乞歸有時未能代謀久遠耳前月初三日後於酒泉濬湖築隄周可三里許見已畢事費可二百金以廉泉注之環隄外拓出地畝約數百畝上腴可蔬可稻作亭其上并造湖船爲此閒勝蹟附聞

與楊石泉

接大咨飭賴鎮停製礮子仿造洋水龍以備不虞具徵遠慮惟愚見西北屋宇牆壁多用甌砌土築與東南木壁篋織者不同絕少

火患弟度隴後只木塔被焚自上而下實因天火所致此外別無失火之事水龍仿造一架已足無須多製弟於省城設局製造槍礮飭賴鎮領其事蓋欲仿洋式製造槍礮及大小開花彈子爲攻堅之用兼備守具從前俄人索思諾福斯齊來蘭弟與晤談每自謂其火器之精一時少匹弟詳詢其形式用法伊故加意夸張足駭聞聽弟徐語以新設製造局亦能製槍礮與貴國及布洛斯所製相近渠笑而不答乃使人導赴賴鎮所詳視一切歸後詢以何如索思諾及同來諸人齊聲贊好惟訝其鐵質精瑩意必從西洋轉購而來比告以土產之鐵索使等大以爲奇其於賴鎮則數數目之似見所未見也大礮開花子均係賴鎮一手經理攻克肅州

卽得其助用開花子至一千四百餘枚若非當時設局自製必致匱乏不能應手見在新疆各城次第速復惟西四城所得賊遺大小礮位一百數十尊餘則空城一座正須增添布置伊犁收回舊礮旣不合用俄人槍礮豈肯畱以贈我將來亦費周章弟見飭賴鎮查明存礮若干尙須添製若干尊每尊約須礮子五六百顆方勉敷急用是此項製造不能停工也尙希面諭該鎮仍前趕造火礮儲存待撥開花子照礮預備爲要

答譚文卿

弟近年遇倦怠欲睡時輒卽端坐作楷以遣睡魔必不可止乃就胡床假寐半時少慰魔意以此爲常楷行亦稍有進境人謂其有

書牘卷二十二

聖

異實則以驅遣爲葆練耳昨午爲公書扇一柄擬由差便寄交然苦不能速恐紈扇到而秋風起矣近又濬酒泉爲湖環隄種花樹構亭湖心造小舟以助遊眺湖中作島畱洲渚三買魚苗萬餘游泳其閒水禽沙鳥不呼而至邊塵萬里得此別開生面他年好作畫圖誇也此等類皆役軍士不及民間尙須墾湖旁隙地爲田圃以業學者計所費不過二百金有奇遂爲此郡添一勝概亦與倦時作字同一無字訣公覽此得無誚其荒否吾鄉因小輪船到長沙萬眾齊擲甄石事後徧貼匿名訾毀時局辱及官長尤爲囂凌無狀之至正恐將來不與大獄不止耳沈幼丹於洋務尙欠深透弟嘗慮之渠亦因此不滿鄉人之口滄海橫流人才不出爲之奈

何司馬橋正如海上三山密園過從他生未卜至江南使節則固
期期不奉耳兩日內小腹右紅腫兩處長可近寸并不痛癢晨閒
拈香拜跪起立均極不便不知是何祥也自入夏以來風疹大作
日夕不甯亦只置之不理手此附聞

答金和甫

尊意於通商畫界兩事預爲籌策以期久遠遵守具徵忠謀碩畫
洞澈無遺曷勝欽佩中俄界址按同治三年原議俄人尙無多佔
惟黑宰哈薩克遙附俄人與內附哈薩克互相仇殺一節此番分
界應與議定免其詭混啟衅當黑宰哈薩克遙附俄人時原不料
中國後此復強俄不足恃故有潛附俄國歲納租稅之舉此時伊

書牘卷二十二

罽

犁議還則塔屬之黑宰哈薩克失所庇恃其不願遙附俄人納其
租稅固在意中惟不預爲畫定稍涉含糊則後此俄與黑宰均有
所藉口至黑宰哈薩克向只准入外卡過冬見乃潛入內卡不復
遷出致與內附之哈薩克互相仇殺伊犁交還以後中俄界址既
清自無准其潛入內卡之理似宜將此段諭知黑宰哈薩克欲附
俄則宜遠徙外卡之外

俟收還伊犁
後再議何如

欲仍附中國亦只准於外卡

過冬不准潛入內卡卽將來新立分界條約必不宜漏俄於伊塔
向未通商咸豐元年雖有奏定章程然旋經變亂未及舉行概從
擱置此時自可重理舊說惟前此俄使布策與總署曾議及嘉峪
關外一層此時新疆南北兩路均經收復時勢迴殊若許其嘉峪

關外列爲通商口岸必致與華商銷路有礙且與俄商亦有不利
見在地山星使雖允其通商而一切事宜尙未開議及之如將來
所議通商各口并無嘉峪關一說則事體尙易照辦若已有成議
則轉圜匪易正恐俄商由漸深入不但釐稅難徵且中俄混雜亦
防不勝防耳高明以爲何如至貿易亭一層原以邊境相距太遠
商人來往須有屯棧之處若往來甚近地方自毋庸另設貿易圈
致啟他日爭端尊論極爲明透愚見古今邊防凡交界處所彼此
各畱隙地以明界畫而永杜爭端史冊所稱甌脫之壤是也卽如
山水本天成界限山以頂巔爲界水以涯涘爲界事理易明然立
界於山巔水涘而卽於其處畫地而居則一舉足一涉水而卽有

踰越之嫌不但日後必啟爭端卽目前亦成話柄此大段之宜先
爲論列者星使恩恩攬轡恐未必畱意於此不能不有待於外間
之斡旋也大抵文還伊犁以後議論方長非合羣策而折衷一是
必有噬臍之悔愚衷未敢釋然幸麾下與子猷深謀遠慮必能慎
始圖終爲 朝廷謀及久長衰朽藉此得預榮施曷勝感佩至纏
頭安集延等負販藉俄商爲名俄官得規給照事所必有應如何
設法譏禁之處亦當預爲籌及并請麾下與子猷熟商如愚慮或
有一得亦必竭其誠悃以備採擇傳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吾三
人者甞勉同心而已再同治三年前將軍與俄官雜哈勞會議將
外層展移之地盡畀俄人僅以內層常設卡倫爲界其議旣載入

約章會要俄人於常設卡倫之外已成都邑勢難翻案此次自毋庸置議如實係要隘萬不能已或卽以彼此各畱隙地之說動之尚非不可盍與子猷參贊商之

答喜桂亭

頃復承月之十四日華翰具悉馬加奧斯游歷官攝政義等執意取道青海赴藏如隨同玉樹會盟差便行走尙可無虞但恐川藏交界無兵接護爲可慮耳尊擬會奏摺片各稿先事防維本題中應有之義惟攝政義等在總署請給執照原說明路途遙遠伊所深悉儻有意外變端自係鞭長莫及決不得累及中國地方官等語曾於上年十月鈔錄文函咨行貴衙門有案外人情性好勝多疑不信直話如必欲勉強行走只好聽其自便由海達藏沿途本未設官茲特派弁兵護送至交界處就甘肅而論情理兩盡更屬無可藉口惟西甯所派官兵護送至交界處所儻川藏接護官兵尙未卽來我西甯護送官兵到彼不能久候此一層似亦須與之說明均祈卓酌辦理爲荷

答喜桂亭

會奏摺片稿承屬校定謹就愚管增刪未審有當尊意否愚意此次所陳均應由尊處單銜拜發一如豫錫之舊式似無須挈用弟銜以由肅赴西甯弟已陳明由西甯前去本應由尊處具奏也如尊意不以爲然或卽會弟後銜尙無不可乞酌之昨見敦煌文武

續稟俄官尼到境亦欲由沙州赴海藏再四勸阻不聽見寓居城外千佛寺意在購覓蒙人帶路縣令稟中并云沙州本有通海路徑道光元年青海因拏匪查禁此路奉有諭旨自此以後遂斷人行而山徑微茫水衝沙踴更無從查探已批飭鈔案送閱愚意擬并引入摺而行營無案可稽省署舊案已付祖龍更不必說不得不俟敦煌鈔案至再爲敝摺也

答楊石泉

廿日酒泉湖隄亭子告成爲酒食饗官幕將校農官落之盡歡始散蓋自天地開闢已來未有之勝概也憶餞閣下此間荒陂數頃而已今則白波萬疊洲島迴環沙鳥水禽飛翔游泳水邊亭子上

書牘卷二十二

畢

有層樓下有扁舟時聞笛聲悠揚斷續近城士女及遠近數十里間父老幼稚挈伴載酒往來隄干恣其游覽連日絡繹慮其肆志游冶或致廢業也飭有司出示每年以三月三四月八五月五六月六七月七八月中秋任人游覽婦女不禁餘日則扃門謝客其士商旅客願游者非請於官不入也來書頗有移封之願弟則謂此間樂不思蜀矣一笑

答楊石泉

承示寓裁撤於假汰之中可空出五六營之缺前議裁減二十營儘今歲爲之可期足數具佩蓋籌前議應撤之營以王仁和所部爲先未審在所擬二十營之內否弟見委楊箴非赴巴里坤古城

查點各營擬俟查畢再酌量汰撤合關內外打算能撤至三十營則妙矣承示各餉須預爲籌定借華商百萬兩弟意宜先查協餉解不足數者開單奏催疏中帶敘不能不籌借商款預爲地步庶後此籌借有根高明以爲然否劉毅齋議換防事欲盡撤所部分

三起次第入關羅長祐

本營務隨員

余虎恩

實缺總兵

及自己均在撤歸之

列弟意撤各營官尙可至分統之允撤與否應由弟爲政毅齋則大三品京卿應候 朝命弟不但不敢擅爲主持亦不能代爲陳

請也毅齋并言此外各營均應併撤似亦非所宜言以成營在後又多西北及外省之人其由弟撥往如陶生林方友升及桂錫楨章洪勝等類毅齋尤不宜代爲請撤至譚拔萃尙未回甘亦併言

書牘卷二十二

吳

其應撤何耶此君好雄已斷左右無以正義相規者殊可惜耳甯夏馮鎮於屯費一事未嘗題及自宜置之不問昨善厚齋有信極稱龍雲階之能意欲其畱任弟接見新任者道舉止安詳人尙明白不能不令其到任而龍雲階旣以請養爲言其歸志已決亦不宜畱之已飭耆道履新矣譚心可人本正派故許其重來前得張朗齋信欲調其前往亦以所部人才太乏之故擬俟心可到再與之商吳柳堂原摺奉 批詞義正大惟此事自由 天定非人所能爲本 朝之不預建儲貳爲歷代所無原有深意也

答譚文卿

十二日地震陝西尙似稍輕自涇至蘭亦與陝若近接各處馳報

大略相同惟階州震裂較甚城垣十之四學宮沈陷兩校官全家
均歿其中人畜多損聞西和被災者亦復不少尙未據縣令申報
正飭兩司察辦新疆烏魯木齊亦報地震尙不成災其餘尙未據
各城印委報到大約亦在所不免耳甫經休息忽遇此災雖無甚
損傷氣象已屬不好況如階州西和災象已著曷勝駭懼來示以
降災示儆引爲官吏不職之咎隴災較重尤覺惶然至地氣漸通
則亦未爲無說西北土厚水深壅闕最甚頻年山澤之氣漸次疏
泄物產變異不似從前已有明徵平陂往復之理乃由靜而動之
機坤道雖得一而甯至此亦難守其常耳至吾輩處此非以奉職
無狀引爲已咎亦將何以自解其敢諱災不報以咎爲休哉至關
隴所報蝗蝻似實蟲孽見經捕除尙未害稼自上旬之末至今隴
轄均幸得雨涼甘肅向盼雪泉灌注雖雨澤稍愜亦不介意也

